

奋斗  
新时代

# 一年年酸甜苦辣 一个个梦想照进现实

## 儿子本科毕业工作,准备帮他买套房子 老家开始搞乡村振兴,计划装修老房子去开农家乐



唐伟秀(右)  
给小熊夹菜。

### 小镇有了环卫工人 湘潭县城大变样

当天,罗教树从河南安阳请假回家,坐了一晚火车到达长沙,早上6点多他发信息给我:我已经在回湘潭的路上了。

湘潭中路铺镇,是罗教树近10年的暂住地。当时为了儿子好好读书,举家从隆回县金石桥搬迁到中路铺,租了一个五六平方米的房子。此后的每一年,我都从长沙转车经湘潭县城再到中路铺镇。

从湘潭县城到中路铺镇,过去的每一年都是风尘仆仆:街头灰尘飞扬,路面地摊凌乱,污水垃圾不时冒出来,中巴车上夹杂着刺鼻的烟味和槟榔味。以至于每一次到目的地,我的头发变成了钢丝,鼻腔里满是灰。

今年一到湘潭县城,发现大变样了:视野所到之处整洁清爽,马路中间安装了隔离栏,记忆中的地摊污水都不见了,店招干净明亮,小县城现出了清爽可人的样子。我随手拍了张照片,发给跟我曾经一起走了10年的摄影记者林云龙,他回我:“大变样了啊。总要进步的。”

中巴车不再超载,一路驶向中路铺。下车一瞬间,一个橘红色的背影令我惊讶:这不是环卫工人吗?小镇上都有环卫工人了,怪不得下车迎接我的不再是颗粒粗大的乡村味尘土。

罗教树的妻子唐伟秀出来接我,她说:“从去年开始,中路铺镇上专门有人打扫卫生了,他们定期洒水,每天扫马路、运垃圾。”走往罗教树家的路,从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。“以前这条路都是泥巴,你走一趟,我都担心把你的好鞋子废了。”唐伟秀说。

### 罗教树气色红润 老胃病好了很多

罗教树还住在原来租的房子里。他正嗑瓜子,一转头,我看到了他饱满的额头,上面没有皱纹,透着亮光。好气色!细格子衬衣下面一条牛仔褲。

妻子唐伟秀招呼我坐下吃水果,桌上有提子、香蕉、苹果,说完去厨房忙活了。眼前的唐伟秀,红棕色短发配上一副眼镜,斯文又洋气,红色短款毛衣下搭一条黑色短皮裙。恍惚间我都迷糊了他们曾经的过往。

罗教树说,今年他在河南安阳做工程,跟着老板去的。他还是做模子的小组长,不用直接干粗活了,双手伸出来嫩了不少。

我夸他今年气色好。他说:“现在吃饭比原来好多了,工地有自己的食堂,专门为两三百人烧饭,口味比过往都要好。”常年在外风餐露宿,罗教树落下了老胃病。以前的工地上虽然也有食堂,但通常是外包的,口味差,而且干把个人的饭菜一起烧,等他吃的时候已是冷饭冷菜了。这两年工地伙食改善,他的胃病好了很多。

说起工资,他颇有几分得意:“我们工地来了几位有学历的施工员,一个月工资6000~8000元,跟我差不多。”

### 儿子本科毕业 父母内心无比自豪

罗教树的体面,更来自于内心的骄傲:儿子崇财本科毕业了。去年夏天,崇财专升本(3+2)从长沙一学院毕业,学的是计算机网络专业。这对罗教树来说,经济压力减轻不少。“毕业后,儿子每年四五万的开支不用负担了,压力小很多。”

与其他五个兄弟姐妹相比,罗教树最大的成果就是儿子崇财——本科毕业,是现在家族里学历最高的。

当天晚上,我在湘潭县城见到了崇财。几年不见,小伙子变化惊人。不愿意跟我说话的他变成了“话痨”,一声“伟利姐”让我倍感欣慰。

前几天加他微信,开口就说:“美丽的伟利姐姐,好久不见呐!”他告诉我,大学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电商,现在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设计师。微信头像也改成了某装修公司的名称。

起先我问他的工作,他很敏感地回我:“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麻烦你了?”见了面,才发现是典型的父辈和子辈间的代沟。

“你爸妈是不是很为你骄傲和自豪啊?”我问他。

“我妈还行,我爸一直嫌弃我。”

“你爸嫌弃你什么?觉得你比他赚得少?”

“不知道,反正觉得不进体制没出息。”

崇财告诉我,他觉得CAD很好玩,现在边学边做,上个月接单4个客户。“做设计师这三个月,平均月收入5000多一点吧。不过,还是太稚嫩了,想多学学,毕竟我是半路出家。”崇财说。

对于未来,崇财很有信心,他想要在湘潭买房。

罗教树更希望他在长沙买房。罗教树觉得,长沙是大城市,机会更多。

而崇财觉得,湘潭挺好,这里有很多同学朋友。

无论如何,罗教树说了:“我出首付的钱,剩余的贷款你自己负担。”

### 曾从苦中来 如今献爱心帮助盲人

在罗教树家,这次意外发现了一位客人:盲人熊智斌。

唐伟秀说,这是她献爱心所为。

跟熊智斌聊天得知:他今年20岁,湖南永州人,父母生下后发现他视力残疾,不愿抚养,由爷爷奶奶抚养大。11岁就出去打工做按摩;16岁时,爷爷过世,奶奶老年痴呆住进了福利院,他便到处行走不再回家。

去年,他在湘潭县城一家按摩店打工。唐伟秀去按摩,熊智斌给她服务。一聊二说,唐伟秀动了同情心:“好可怜的。”去年快过年时,小熊没地方去,唐伟秀把他接到了家里,就客厅搭了个床,做饭一起吃。

“他也出去做工的,给人按摩。”唐伟秀补充道。

那天我们一起吃晚饭,唐伟秀不停给小熊夹菜,夹猪蹄、排骨、乌鸡,吃完一碗又关切地问他饭还要不要。小熊嘿嘿笑,摇摇头。

我问唐伟秀为什么要把小熊接到家里来,她说:“我自己也是过过苦日子的,见不得别人那么可怜。”罗教树一直在旁笑而不语,看我惊讶的表情,他感慨道:“小熊是可怜人呐。”

饭后我们坐着聊天。罗教树说,这次回来主要是去老家新化祭祖,老家盖的房子自2013年盖完后没变过,还是毛坯老样子。因为2013年儿子考上了大学,开支一下子增加,这几年都没有钱多下来装修。

“今年开始可以赚钱装修喽。老家变化很大,正在搞乡村振兴,我们水车镇变成了风景区,最近听说有一个公司在山顶建度假酒店,很大很高级的那种;妹夫在紫鹊界梯田(4A级旅游景区)开农家乐,生意火爆。再过三五年,我把房子装修好,也去开农家乐。”

此时,我想起了十多年来罗教树的每一次愿望:他期待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;想要盖个房子,老婆身体能调好;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热腾腾的饭……

如今,一个个梦想正在实现,前方的路越来越明朗。

本报记者 陈伟利 文/摄

十三年前的冬天,我认识了罗教树,他是中国亿万农民工兄弟中的普通一人:湖南新化县水车镇老庄村人,14岁出门打工,南下广州,东到杭州,北上河南,43岁的额头印满皱纹。

遇见罗教树,是在弥漫着疲惫、怪味和乡愁的绿皮火车上。当时的他,肯定没想到13年后自己可以过得如此体面。

十来年间,每年春节前,我都跟随罗教树回到他的老家,这是钱江晚报从2006年开始的《跟候鸟一起飞——行进中的乡村年度档案》特别报道。我们记录了3个农民工家庭的艰辛、收获和感动,我们见证了他们靠双手努力挣来的生活,也体会着他们面对工伤、欠薪、留守儿童、夫妻分居的伤心尴尬和无奈。

今年5月,我再次来到湖南湘潭,探访罗教树一家。



罗教树气色挺好。



崇财很有信心,想在湘潭买房。